

夕照透入书房

□冯骥才

我常常在黄昏时分,坐在书房里,享受夕照穿窗而入带来的那一种异样的神奇。

此刻,书房已经暗下来。到处堆放的书籍文稿以及艺术品重重叠叠地隐没在阴影里。

暮时的阳光,已经失去了白日里的咄咄逼人;它变得很温和,很红,好像一种橘色的灯光,不管什么东西给它一照,全都分外美丽。首先是窗台上那盆已经衰败的藤草,此刻像镀了金一样,蓬勃发光;跟着是书桌上的玻璃灯罩,亮闪闪的,仿佛打开了灯;然后,这一大片橙色的夕照带着窗棂和外边的树影,斑斑驳驳投射在东墙那边一排大书架上。阴影的地方书皆晦暗,光照的地方连书脊上的文字也看得异常分明。《傅雷文集》的书名是烫金的,金灿灿放着光芒,好像在骄傲地说:“我可以永存。”



怎样的事物才能真正地永存?阿房宫和华清池都已片瓦不留,李杜的名句和老庄的格言却一字不误地镌刻在每个华人的心里。世上延绵最久的还是非物质的——思想与精神。能够准确地记忆思想的只有文字。所以说,文字是我们的生命。

当夕阳斜到我的桌面上,每件案头物品都变得妙不可言。一尊苏格拉底的小雕像隐在暗中,一束细细的光芒从一从笔杆的缝隙中穿过,停在他的嘴唇之间,似乎想撬开他的嘴巴,听一听这位古希腊的哲人对如今这个商品世界的醒世之言。但他口含夕阳,紧闭着嘴巴,一声不吭。

昨天的哲人只能解释昨天,今天的答案还得来自今人。这样说来,一声不吭的原来是我们自己。

陈放在桌上的一块四方的镇尺最是离奇。这个镇尺是朋友赠送给我的。它是一块纯净的无色玻璃,一条弯着尾巴的小银鱼被铸在玻璃中央。当阳光彻入,玻璃非但没有反光,反而由于纯度过高而消失了,只有那银光闪闪的小鱼悬在空中,无所依傍。它瞪圆眼睛,似乎也感到了一种匪夷所思。

一只蚂蚁从阴影里爬出来,它走到桌面一块阳光前,迟疑不前,几次刚把脑袋伸进夕阳里,又赶紧缩回来。它究竟畏惧这奇异的光明,还是习惯了黑暗?黑暗总是给人一半恐惧,一半安全。人在黑暗外边感到恐惧,在黑暗里边反倒觉得安全。

夕阳的生命是有限的。它在天边一点点沉落下去,它的光却在我的书房里渐渐升高。短暂的夕照大概知道自己大限在即,它最后抛给人间的光芒最眷恋也最夺目。此时,连我的书房的空气也是金红的。定睛细看,空气里浮动的尘埃竟然被它照亮。这些小得肉眼刚刚能看见的颗粒竟被夕照照得极亮极美,它们在半空中自由、无声和缓缓地游弋着,好像徜徉在宇宙里的星辰。这是唯夕阳才能创造的景象——它能使最平凡的事物变得无比神奇。

在日落前一瞬,夕阳残照已经挪到我书架最上边的一格。满室皆暗,只有书架上边无限明媚。那里摆着一只河北省白沟的泥公鸡。雪白的身子,彩色翅膀,特大的黑眼睛,威武又神气。这个北方著名的泥玩具之乡,至少有千年的历史,但如今这里已经变为日用小商品的集散地,昔日那些淳朴又迷人的泥狗泥鸡泥人全都了无踪影。可是此刻,这个幸存下来的泥公鸡,不知何故,对着行将熄灭的夕阳张嘴大叫。我的心已经听到它凄厉的哀鸣。这叫声似乎也感动了夕阳。一瞬间,高高站在书架上端的泥公鸡竟被这最后的阳光照耀得夺目和通红,好似燃烧了起来。

大家V微语

学会快乐

□毕淑敏

●维持喜悦,是一件需要努力的事情,并不是天性使然。

●喜悦和悲哀,都是人情感的一部分。沉浸在悲哀中是很正常自然的事,如果不是有意识地走出来,人们会深陷悲哀的沼泽中,很久无法自拔。通常,除了时间以外,我们还需要一个猛醒,一声恫吓,才能从悲伤中振作起来。

●喜悦则不是这样,它会像沙漏一样,在不知不觉中渗走,只留下一个回忆的空壳,令人惆怅。要学会维持你的快乐,这就是不断地感恩,不断地将脸朝向有光亮的地方。时间长了,你自然学会了和喜悦相处的诀窍。

●希望你一站出来,就让人能从你身上看到生命的光彩。生命是有光彩的,如果说一朵山野中的小花都有盈手的清香,一段腐木都会污浊不散,那么,我们的生活,也可以弥散出味道。

●期望着你能让你的生命像暗夜中的米兰和雪中的梅,人们还没有走近,就会被熏染,就会深深地吸一口气,不由自主感叹这飞来的一段美妙。

●只有自己才能化解生命故事中那么多的伤痛和矛盾,让自己日趋圆满。记住,你永远是你的主人。宇宙不公平吗?不啊。宇宙只是漠不关心。自己的事儿,要自己做。这是幼儿园就教会我们的道理。

●人们之所以看到很多人在讴歌艰难,是因为那多是成功了的人在自言自语。不要喜爱艰难,不要人为地制造艰难。其实,艰难是把大部分人的才华都磨损了,把大部分人的意志都侵蚀了,把大部分人的幸福都耽擱了。我相信,在肥沃的土地上,充满阳光的空气中,才能生长出更多丰硕饱满的庄稼。

●那么,快乐有什么用呢?

●快乐的用处就是——它能使你认识到自己的价值,感受到他人认可了你的成就,你对这个世界是有用的。还有一个附带的可贵用处,就是能让你健康。

秋意渐浓,川藏公路的新都桥路段迎来了一年中最美的季节。在这片风景如画的世外桃源之中,神奇的光线、弯弯的小溪,吸引着人们前来欣赏。新都桥山峦起伏,尽显川西平原的无限风光,让人流连忘返。

新都桥的闻名离不开声名远播的“摄影家走廊”,川藏公路在其境内的10余公里路程,不仅让许多的人来这里记录美好的景色,也让这里从深山之中为世人所认识、所了解。

这,就是路的魔力。一条路,可以将不同的地理单元所连接,更能够将不同的历史文化所串联。

当你去青海湖旅游的时候,印象最深的风景不是在景区里面,而是在环线的路上;当你驾车行驶在荒漠戈壁中的公路之时,你耳边的风都变得粗犷而有力;当你在云南群山中的公路穿梭,时而晴空时而雨的天气让你对这片神秘的土地

没有一天不值得记述

□张丽钧

办公室搬家的时候,同事拿来一个藤箱,说:“先把金银细软放进这个箱子里,其他无关紧要的东西我们帮你收拾。”我领受美意,赶忙将自己认为重要的东西一件件放进了藤箱。除了笔记本电脑、教案、光碟、十几本珍贵的签名书之外,就是6本日记了。同事笑我:“这几个破旧的日记本里是不是装着青春的秘密?”我笑答:“那是次要的,最重要的是,它们装着‘我’的日子。”

我是一个酷爱跟自己“对话”的人,感谢日记,忠实地记录下了我与自己的一段段对话。随便翻开一页,某一个日子的“标本”就生动地呈现于面前了。重温一遍,等于奢华地又过了一遍那个日子。

多少次,我在日记中责备那个慵懒的自己:“我的日记要沦为周记、月记、年记了吗?”责备之后,日记便又乖乖地成了真正意义上的“一日一记”;但不久,又出现了空缺的日子。不记日记的日子,定然是忙乱的,那么多的事务都赶来胁迫我,叫我做不成那个在纸页上与自己娴雅对话的自己。如果说,那些缺页带给当年的我的是一个遗憾,那么,今天它已上升为一万个遗憾。我跟岁月深处的那个人说:“你真的有那么忙吗?还是觉得日子太过雷同,不值得记述?不管

是什么理由,你跋扈地剥夺了今天幸福地重温那些黯然隐去的日子的权利,都是一种绝顶的愚蠢!”

日子被写进日记,尘屑就获得了成为金子的机缘。在日记里,所有的甜,都可以化成蜜,所有的苦,都可以酿成酒。

后来,电脑普及了,我开始在电脑上记日记,日记的形式也有了改变,我往往会为这一天给我触动最深的一个、一件事“造像”。

我是一个从日记中走出来的作家。我所写的文字,第一个感动的就是我自己。我啜饮着自己调制的饮品成长,骨骼强健,心地纯净,笑容美好。我以为,日记能拿出与人分享,是日记的福分;日记不便拿出与人分享,是自我的福分。

如果我们觉得哪个日子过于苍白,根本不配走进日记,那就证明我们需要丰富自己的心灵生活了。在我看来,真正有价值的日记,不是记述“今天干了什么”,而是记述“今天想了什么”。让我们的思想留下它珍贵的辙印,这是对自我的尊重,更是对岁月的酬酢。

没有一天不值得记述。明白了这一点,你的日记就可以摇曳生姿,你就可以期望被日记托举起一段不乏光彩的人生。

谈天说地

在家乡打酸枣

□和谷

清晨时分,被村巷里一阵“收酸枣”的吆喝声唤醒。

推门出去,见一辆蓝色农用车停在村头沟畔上,人们陆续围拢过来,肩扛手提着装满酸枣的口袋和笼子,与买主讨价还价。做了一辈子农民,做梦也想不到,眼下满山满洼野生的酸枣还能卖钱,甚至比小麦的收购价还高。立秋时节,人们纷纷投入打酸枣的行列。

酸枣刺是家乡一种常见的野生植物,一旦在农田里冒出嫩芽,往往就会被庄稼人连根除掉。酸枣一般生长在村畔或沟边荒野,有尖锐的刺,还有带钩的刺。

酸枣刺是大红枣的母本,嫁接后的大红枣又大又甜,不像酸枣又小又酸,皮薄、核硬、仁小。酸枣满山遍野,任性生长,春天长出的嫩芽是牛羊喜欢的食物,夏天开出米粒般的酸枣花供蜜蜂采蜜,冬天坚硬的刺条是庄稼人取暖的燃料。酸枣的根扎得很深,耐旱,一茬茬刺条被砍了,又一茬茬刺条长起来,在耕地外的贫瘠土壤和黄土崖畔上从未断种,反而积累凝结成疙疙瘩瘩的根块,顽强地生长着。

记得童年时,秋后酸枣叶随风飘落,酸枣的果实缀满土崖畔,红雨一样点点滴滴落下来,馋嘴的孩子们捡了吃,酸得直打牙颤。有心人把酸枣收集起来,晒干,其核如骨,在碾子上碾碎,用细箩滤过,和上粗粮面粉做成枣糊或枣馍。

近些年退耕还林,牛羊圈养,很少看到牧羊人挥动鞭子赶着白云般的羊群在山野漫游的情景了。然而草木一下子茂盛起来,蔓延到荒野和地畔,淹没了乡间小路。尤其是酸枣刺,长到了镰把粗也没人去砍伐。原因是村庄人少了,年轻人都到城里打工去了,孩子到城里学校去读书了。大多数人家用上了电磁炉和电褥子。酸枣刺得以自然生长,结出繁盛的果实。

打酸枣前几年只是几个老汉的营生,打的是红酸枣,分量不多,价钱也不高,人们只是作为笑谈,说老人辛辛苦苦挣几个小钱。没料到,今年的酸枣行情大涨,年轻人假期也赶回来打酸枣,一个人一天打的酸枣有的收入一二百元,有的甚至能卖到五百元。开始是手执长杆打酸枣,一颗一颗捡拾,后来干脆在地畔的酸枣钵子下铺了塑料布或床单,连果子和叶子一起收拢,到家再用簸箕筛子清理。散发着青涩鲜香的酸枣,便一车车运出村子,消失在通往城市的道路上。

家乡是古代医药学家孙思邈的故乡,近年来城市转型,正朝着中医药产业的养生城市和文化旅游城市转变。酸枣,青皮可加工饮料,果仁可做中药原料,打酸枣便一下子成了周边村庄今秋的一桩盛事。

“收酸枣哩!”这热切的吆喝声由远而近,由近而远,随着金色的秋风不时在村巷里流动。

最美的风景在路上

□刘发为

更加好奇;当你在丹江口环库公路上驰骋的时候,沿途是一幅三季有花、四季见绿的秀美画面。

我们为这些独具特色的公路所折服,不仅仅因为沿途的美景,更是这一条条路背后所蕴藏的故事。正如新都桥镇那样,川藏公路带给当地的改变,已经远远超过作为交通属性路的本身。当地人的生活蒸蒸日上,川西文化的魅力也更为广泛地传播出去。这条路,既见证了新都桥的脱胎换骨,也有中国很多地方发展的影子。

其实,每个人的家乡都有几条最美的公路,每个人心中也都有几条令人难忘的路。越来越多的人喜欢到不同的地方走一走,看一看,不同的路,终究有着不一样的故事,即便是同一条路,不同的时节也会有不一样的风景。离开自己习惯的环境走一走,也许心胸会在刹那间

变得开阔,多转一转不同的路,也会少一些偏见与刻薄。

“书可以参考,但是路只能自己走。”余秋雨的这句感慨,正是他走过了很多地方之后的心里话。路,或实或虚,对于行者来说,每一段走过的经历都将在人生的旅程中留下足迹,或浓或淡。

鲁迅说过,其实地上本没有路,走的人多了,也便成了路。路因人而变得灵动,人也因走过更多的路而变得深沉。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条与众不同的路,经过草原也好,荒漠也罢,走的越远,越要记得自己为什么而出发。
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总值班:贾敬伟
 一版编辑:赫巍利
 一版美编:冯漫图
 编:王泰舒

零售
专供报